

阉了老公 9 f a a% x5 X

前年的国庆节,我到云南旅游,结识了一个女兽医,叫月蓉。我和她结伴一起游玩了几天,彼此很谈得来,后来她又邀去她有家乡去玩,说那个地方更是秀美。她有一个兽医站在大山里,并且她的拿手绝活就是阉猪,有时候还阉人呢,我才不信她能阉人的鬼话,不过我也答应去她那玩,顺便看她阉猪。

. S(w0 Q% n f

刚到她家的那天下午,她们同村子的来了一个妇女,背了一个蛇皮袋子,装了两个猪仔,来找她阉猪,她准备了一下,洗洗手,拿出工具箱来到院子里,我在一边站着看,她先打开蛇皮袋,拎出一个小猪仔,按在地上,回头叫我:“来帮忙。”我不知所措,她笑笑道:“你扯着猪耳朵,按住猪头,别的就不用你管了”。我依言按住小猪,她打开工具箱,拿出一把剃刀,伸出拇指刮了刮,看样子很锋利,她满意的点点头,抬起左脚,踩在小猪的小肚子上,小猪嗷嗷直叫,她提醒我:“小心让小猪咬到哦”,我不以为意。她分开小猪的腿,把一条腿用左脚尖踩住,左手捏了捏小猪的GW,用白皙的食指和拇指挤着小猪的yn,挤的GW突了出来,然后右手持刀,在yn两个GW正中慢慢切开了一个小口,左手轻轻揉捏几下,两个GW就从yn里挤了出来,然后再捏住一个GW,用刀在GW上划了一个小口,小猪尖锐的嘶嚎起来,她笑笑道:“小家伙,你不知现再有多快活呢,叫得到蛮响。”然后又在另一个GW上划了一个小口,放下剃刀,用右手拉了拉GW,露出茎索,再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掐住茎索,刮了两下,锋利的指甲就把一个GW活生生掐了下来,又照样把另一侧的GW也掐了下来,轻轻的嘘了一声道:“好了,放开吧。”说着松开脚,我也放开手,小猪爬起来跑了几步,她又对我说:“赶它多跑几步,活活血。”我依言做了。然后又从袋子里拎出另一只小猪,还是一只小公猪,她笑笑对那妇女说:“大姐,你怎么净拿些小公猪给我阉啊。”那妇女笑了笑说:“我可没大妹子那么好的命,只能过过眼瘾看着大妹子用手挤出公畜牲的卵子,我恨死那些脏东西了,咱们女人就被有卵子的家伙欺负,我也好想象大妹子那样一手挤出一个卵子,再一刀切下来,那多有意思啊,大妹子都快30了还没找婆家,大概那些臭男人都怕你用白嫩的小手将他们的卵子一点一点挤出来吧,哈哈.....”月蓉笑了笑说:“大姐别开玩笑,你舍得把你家汉子送来让我挤出GW吗?”那妇女尴尬的笑了笑说:“大妹子真贫嘴,如果他乐意,就算他浑身长满GW我也把他送来让你一个个都挤出来。”说着朝我瞄了一眼,说:“这个大帅哥是谁呀,自从你前年把一个江湖骗子的卵子挤出来扔在粪坑里之后,男人见了你就象见了阎罗神似的,哪敢在你身边呆着啊。就算看着你漂亮的脸蛋,也不敢对你有轻浮的意思啊。”月蓉笑了笑说:“大姐别取笑了,当时我还真有点害怕呢,”我冲月蓉吐吐舌头:“原来你真的阉过人啊。”她白了我一眼,小声说:“还不止一个呢,算上你一共18个了,大吉数字”。我又吐了吐舌头。那妇女又笑道:“你可别说哦大妹子,当时你不知道哦,大家把那江湖骗子逮住,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七嫂说阉了算了,别人都怕搞出人命,不敢动手,后来他们都说你阉猪有经验,就送给你了。”月蓉说:“是啊,我一听那杂种污辱咱村小姑娘,我火就上来了,一狠心就把他骗了。”妇女说:“可不是,当时那些大老爷们把那家伙摁在凳子上捆好,在一边看着呢,那家伙还罗里八嗦地求饶个不停,你从屋里拿个熟鸡蛋,剥了皮,扒开他嘴一下就塞了进去,这下他叫不出声了,哈哈.....”月蓉道:“那也是从书上看来的法子。”妇女又说:“你可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当时那些大老爷们都嘴巴张的大大的看你怎么阉那王八蛋,一看你塞了个鸡蛋不让他叫,他们都把嘴闭上了,好象怕你把鸡蛋塞到他们嘴里一样。我家那口子到现再还不敢吃煮鸡蛋呢。”月蓉被逗得笑了起来:“大姐净说笑了,俺可不敢动你家的老爷们,要是真的动了你还不找我拼命啊。”妇女说:“真的,不开玩笑,你当时精神头都放在刀子上,你可没留意那些个老爷们,你解开那家伙裤带时,那些老爷们都捂着裤带扣,你开刀子时那些老爷们都吓得捂着裤裆,有胆小的汗都下来了,后来一提你啊,大伙都东张西望,吓得不敢出声呢。”月蓉笑了笑:“我只时可只想拿那家伙出气,没想把咱邻里的老少爷们给吓着了。”那妇女又说:“吓一吓也好,再让他们不正经,去年赖二狗强女干了张老四家10岁的小闺女,也是你开的刀。下次看他们还敢不敢胡来了,这群熊老爷们,没个镇他们的就无法无天。”月蓉脸上隐隐有怒气:“那个混帐的赖二狗,大家乡里乡亲的,他竟然兔子专吃窝边草,竟然还拿一个小女孩下手,我当时气坏了,想着好好折磨他一下,就慢慢的下刀,让他多疼一会,阉了3个多小时还把他的脏东西割干净。”妇女说:“可不是,那次你又没给他咬鸡蛋,就那样一刀一刀割,让他在那使劲嚎,后来他连叫的劲都没了,苏小六看着看着都吓尿裤子了,赖二狗那狗日的平时看着挺硬实的,谁想让你这一骗,抬回去第二天就挺尸了,你可别说,这招还真管用,那些臭老爷们看着这惨劲

和你当时的狠劲，都安分多了。只可惜大妹子你啊，就这样把男人吓得不敢接近你了。”月蓉笑了笑：“管他那么多干嘛，哟，看我们光闲聊去了，这小猪还没阉呢。”妇女说：“不打紧，现再也没什么活计。”月蓉说：“天不早了，到天黑就看不清了。”说着又把小猪从袋子里拎出来，叫我帮手，三下五除二阉了。洗了洗手，又和那妇女聊了会，那妇女走了。那妇女走前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哦，不过你可别勾引俺家大妹子，不然刘麻子那样有根没蛋就不好玩了，哈哈……”月蓉赶紧说：“大姐你看你说的，能拿人家跟刘麻子比嘛。”妇女笑笑：“大妹妹不是想成个家了吧，哈哈……。”说完走了。1 H+ r\$ K! i8 f! V

晚上吃饭后我们分别洗了个澡，洗去一身疲劳，我和月蓉一起聊天，我问她刘麻子的事，她瞟了我一眼：“你怎么净想着我阉人的事，那可不是很好玩的哦。”我说：“也不一定。”她笑了笑，又瞟了我一眼说：“你这人真是怪，好吧我跟你讲。”然后把刘麻子怎样想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假殷勤，后来见不成就想霸王硬上弓，让她用计使麻药给麻倒了，然后把两个蛋子给挤出来了。我笑道：“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是不是见了男人都想割了他们的蛋啊。”她抬起头，目光坚定的说：“我恨男人，我才16岁那年就让一个畜牲把我强暴了，今年我都29了，13年啊，每一天晚上我做梦都会记起当时的情景，我恨不得逮到那个混帐，亲手一点点的阉掉，然后再凌迟处死才能解我心头之恨。”看着她咬牙切齿恨恨的样子，我不好意思的说：“对不起，没想到引起你不快的回忆了。”她幽怨的看了我一眼，说：“没事的，这些年来已经看得淡了。”我又说：“无怪你阉赖二狗时手段那么狠，原来是他勾起你那黑暗的过去了。”她低声说：“是啊，从那以后，我心就狠多了，我在阉猪时看着猪在我脚下嚎叫，我就有一种快意的感觉，后来村里一些不知好歹的老光棍想和我好，我告诉他们，想和我好也行，事完了后就让我阉掉，村里的光棍已经让我阉得七七八八了，那些有妇之夫慑于我的威名，也不敢来骚扰我，有一两个脸皮厚的想来和我苟合，一听说我要阉人都吓得远远的。”我又问道：“那些老光棍怎么就答应让你阉呢？”她诡秘的笑了笑：“你说呢？”我说：“用麻药？”她摇摇头说：“我也不怕对你说了，反正你都知道我的过去了，我是跟他们有个协定，想和我好，就得先让我把他绑在床上，我说的不让他们碰我的身体，说他们脏，然后和他们做，等到他们满足了，就问他们同不同意让我阉了，他们当然怕我的刀子，开始有几个怕，不肯，我就穿上高跟鞋，踢他们的卵子，后来他们疼得受不了了，就答应我阉了他，有时候我在我不高兴时，会在他们刚到***时正准备射时就割开他们的yn，挤出GW，等到他们射完后再用指甲掐下GW来，没想到这样竟然还能让那些臭男人达到欲生欲死的仙境，后来有几个竟然都要求我这样阉他们。”我听了一声冷汗，想不到看起来一个娇娇怯怯的大姑娘竟然有这样黑暗的去，更有这么狠辣的手段，竟然能让男人心甘情愿的奉上命根子，虽然这有色情交换的成份，但此时我只有同情她和敬畏她的心情。她又恨恨的说：“那刘麻子也是个光棍，但他只想和我好，不想让我阉他，说什么也不让我绑他。我便假意答应他，等他和我做完后，在一边休息时，我就甜蜜的夸他棒，并说他是我这辈子遇见最强壮的男人，看他漂漂然了，又假意的给他做了碗大补汤，里面混有米药，并对他说我要他更强壮，他被我的话迷的情迷意乱，当然不知道汤里有米药，一口气就喝了下去了，这一觉他可真能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不过他醒来可不在温柔乡里了，我早就把他脱得光光的，绑在床上，我看他醒了，就问他愿不愿意让我阉了，他当然不同意，然后我就穿上高跟鞋，对着他的一对大GW一阵踢，后来一个GW被踢碎了，他还是咬着牙不同意，我就吓唬他，说男人的GW碎了如果不割下来，人就会死掉，他当然怕了，不过他竟然硬是色得不行，被折磨成这样子，竟然话儿还坚挺挺的，最后我说让他再飘飘欲仙一次，就和他做了他最后的一次，在他正在射时把他的两颗GW都割了下来。”我吐了吐了舌头，说道：“你可真够可怕的。”她低声说：“这些年我心里只有恨了，不然我也早就成家了，不会过这样放荡的生活了。”我安慰她说：“事情也过了这么久了，让他烟消云散吧。”她嗯了一声，然后抬看着我，脸上一抹红霞，在昏暗的灯光下朦胧的样子竟然美丽不可方物，我不禁看的痴了。看着我直勾勾的眼神，她一笑道：“看来男人都是这个样子，一见到女人都一副色迷迷的样子，我本来以为你与众不同呢。”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象你这样美如天仙的女孩子，就算神仙见到了也怕要多看上两眼吧。”她满意的笑了笑，然后又看着我说：“这么多年了，我好想成个家，可惜象我这样的残花败柳又心狠手辣的女魔头又有谁会要呢？”说完又是一副欲泣的样子，我心下一痛，说：“你可不要这样说，你虽然行为的些乖张，但你和心地是纯洁的，在我心目中你和女神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她脸更红了，囁囁着说：“你不介意我的过去吗？”我连忙回答：“当然不介意，我对你是真心的，如有变心，让我天……唔？”我话还没说完，她用手捂住我的

嘴，嗔道：“谁让你发毒誓了，我知道你的心意了。”我紧紧把她搂在怀里，说道：“蓉，忘记过去，让我们一起共创美好温馨的未来吧。”她娇笑着用手指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羞也不羞，谁答应要和你在一起了。”我笑着咯吱她，一边说：“你跑得掉吗？”她笑得花枝乱颤，等她笑够了我又问她：“愿不愿嫁给我？”她拔了拔耳际的乱发，直起身子正色道：“你想和我好？”我一哆嗦，随即笑道：“是啊，不过我不象他们那样只和你好一次，我要和你好上一生一世，如果还有来世，我来世也要和你好。”她不理我的说笑，幽怨的说：“他们也是想和我好一辈子的，但是我是男人命中的煞星，男人遇见我只能和我好一次。”我急忙把她又搂在怀里，抚弄着她的秀发说：“蓉，我真的是真心的，如果你喜欢阉男人，我这对蛋蛋也让你阉了，我只求一生一世不和你分离，我要好好照顾你，不让别人欺负你，我会给你一生一世幸福。”她抬起头，直直的望着我，眼睛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雾，长长的睫毛上挂着一滴晶莹的泪珠，我低下头，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睛，吻干她的泪珠，又吻向她那娇艳的唇，她呼吸慢慢地急促起来，双手紧紧的勾着我的脖子，我更加用情了.....3 |5 b% W9 P# o& P; u4 r

良久，她轻轻推开我，很仔细的看着我，就这样看了一会，她轻轻地笑了，说道：“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就这样把你阉掉呢，你真的和别的男人不同。”我笑道：“不会吧，你还真想阉了你未来的老公啊。”她抿嘴笑了笑，说：“不闹了，好晚了，睡吧。”我调笑道：“我睡哪呢？”她也笑道：“如果你愿意睡在地上，我不介意。”我叫道：“好啊，我远来是客，你竟然这样待我。”一边张牙舞爪向她扑去。她娇笑着躲开，咯咯地笑着跑到床边，两脚一甩，脚上的鞋子甩到地上，露出娇小洁白的玉足，我假装口水样：“好漂亮的脚啊，让我亲亲。”她咯咯笑了起来，伸出玉足向着我勾了勾了脚趾，说道：“来亲啊，不亲是小狗。”我冲了过去，一把把她的玉足抓住，她急忙往回缩脚，我怎容她缩回去，她尖叫道：“不许挠痒，我怕。”我坏笑：“怎么舍得，我只想吃了它。”她又尖叫，我捧起她的脚，凑在唇边，深深得吻了一口，然后仔细端详起来，真的好美一双脚，光滑如缎，没有一点老茧，脚趾玲珑珠玉一样，好象透明一样，趾甲没涂甲油，但这样也光滑无比，透着粉红，我又吻了一下她的脚背，然后调笑着说：“好美的一双脚，那些被阉的人要是看到他的GW被这样一双脚踢过，也该知足了。”她轻轻地擂了我一拳，笑骂道：“嗨，少贫嘴了，等到这双脚踢到你的GW上你不要哭爹喊娘才好。”我笑道：“不许穿高跟鞋。”她也笑：“不穿就不穿。”说着挺起脚背向我的跨下一脚踢来，我躲闪不及，被踢了个正着，不过她没用力，力道刚刚巧碰到GW就收了回去，就算这样我也感到GW一阵痛，话儿更是受了刺激，硬硬的挺了起来，我张牙舞爪向她扑去：“好哇，真的想废了我的宝贝啊。”她被我扑了个正着，两个一起滚倒在床上.....这天晚上我泄了4次.....1 f6 L/]0 U+ X(q. _ ; k* c8 f- M9]9 Z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快到中午了才醒，晚上过度了，头有点昏昏的，我想抬手揉揉眼睛，我动发现动不了，我睁眼一瞧，不得了，我竟然被脱得一丝不挂结结实实的绑在床上，我心里一惊，想起昨天晚上她跟我说的事，手心里冒出一大把冷汗，正想着，月蓉从外面进来了，手上拎着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尖尖的鞋尖，细细高高的鞋跟，鞋面擦得很亮，映着光闪闪发亮，我心里一紧，还没开口说话，她先娇声说了：“醒啦，你睡得好沉哦，昨晚你把我弄的要死要活，我也比你不好到哪儿去，只是比你多醒半个小时，有时间把你绑好罢了。”说完又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忍着惊惧打趣道：“你干嘛呢宝贝，有什么话跟准老公说还要一定要绑上才说得出来啊，快把我松开，我还要和你亲热。”她娇声笑了起来：“不行哦，松了你跑掉我怎么再阉你啊，亲热也不急于一时啊，一会看姐姐怎样表演观音倒坐莲，你会不会求我在你快射时割开你的yn，在你射完后再掐下GW呢。”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她不是说笑，我求道：“好姐姐，快放开我，有什么话不好说，为什么一定阉掉你这可怜的弟弟呢。”我连自己都能听到我声调的哀求，她娇笑道：“我就喜欢听男人在我脚下哀求呻吟，多求我几次啊，我会阉得你更痛的，咯咯.....”我又惊又怕，说道：“放开我啊，昨天我不是说好了我要陪你一辈子了吗，我一定遵守我的诺言的。”她眼角瞟着我，似笑非笑的说：“我的宝贝弟弟啊，看来你还不太健忘，还记得你说的话，但你怎么就不记得我说的话呢，我说过的跟我好过的男人都一定得阉掉，并且你也亲口说的：蓉，我真的是真心的，如果你喜欢阉男人，我这对蛋蛋也让你阉了，我只求一生一世不和你分离，我要好好照顾你，不让别人欺负你，我会给你一生一世幸福。是不是呀？”她学着我的声调，我哭笑不得：“那是当时调情的话，你怎么能当真呢。”她俏脸一沉：“这么说你当时说的话全是骗我的了？”我一惊：“不是这样的.....”她还不等我说完，冷冷道：“我就知道你当时答应我阉掉你不是真话，我YG男人有个好习惯，就是他不求我我一定不会阉的，至于怎么让他求我，我自有的手段，我昨天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看来我去准备这双高跟鞋并

不是多此一举。”说罢蹬掉脚上的平底鞋，又露出那双洁白如玉的美脚，斜着眼看了我一眼，说道：“你昨天说我的脚好看，男人在这双脚下求我阉掉他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好吧，你喜欢我的脚，我就给你恩惠，给你亲个够。”说着把美脚伸到我嘴边，虽然危险在即，我还是忍不住诱惑，贪婪地亲着她的美脚。半晌，她把脚从我嘴边拿开，用一块干净毛巾擦干净上面的口水，慢慢地穿上那令人窒息的高跟鞋，站在了床上，说道：“看在你这么崇拜我的份上，我等会踢你 GW 时会轻一些的。”虽然我知道她要这么做。但我还是忍不住惊惧的大声叫道：“为什么要踢的我 GW？”她柔柔地笑道：“你是吓傻了吧，咯咯，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不求我阉他的我就会用高跟鞋踢他的 GW，不过我还没跟你说清楚，我一般是踢一次问一次你求不求我，如果你说不求，就接着踢下去，如果你不出声，我就用尖尖的鞋跟踩你的 yj，我想那样一定比踢 GW 更难受哦，我这鞋跟可好尖哦。”我惊了一身冷汗，颤声说道：“你真狠。”她尖声笑道：“你说对了，昨天我都跟你讲过了，你可是自作自受哦，好了，开始了，你求不求我 YG 你。”我大声说道：“不求！”她又柔柔地笑了笑，绷起脚对准我的跨下踢了过来，一阵刺骨的闷痛沿脊柱传入大脑，我脑袋嗡地一声变大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剧痛让我的口水泪水鼻涕一起流了出来，好半天才能开口说一句话：“啊！好痛！”她也不多说话，又问道：“求不求？”我摇头，她阴阴地笑道：“好，不说话，踩 yj，说着我抬起脚，尖尖的鞋跟向我那半硬状态的 yj 踩下，这下更要命，我感觉我 yj 快要断了的剧痛，更可怕的是她竟然还不是直接踩下，而是一边掂动着鞋跟一边缓缓施力，这回我终体会到了她的狠毒了，再这样下去我的***不被踩成一团烂肉才怪，我赶紧大叫：“求你了！”她松开脚，笑迷迷的说道：“咯咯，看你皮薄肉嫩的也经不起大刑的，好吧，也难为你了，姐姐一会就阉了你。”我连忙说道：“不是求你阉我，求你放了我吧，念我对你一片真情，你怎么忍心下手啊！”她咯咯娇笑道：“哦，原来是这样啊，你放心好了，我脚下可没走出过一个完整的男人，你是男人当然不能例外了，既然你不求，我们继续吧。”说着抬起脚又向我跨下踢来，我又疼得闷了好久，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她又问：“求不求我。”我刚想开口说不求，又转念一想，怕是躲不过此劫，算了，认了吧，少挨点痛苦吧，于是艰难地开口说道：“求你了……”。她不依不饶地问道：“求我什么？”，我嗫嚅着说道：“求你阉了我……”她不满意地摇摇头：“我听不清楚，大声点！”我又提高了声音说道：“求你阉了我。”她满意的点了点头：“早说嘛，省得挨这些痛苦，你说是不是？”说着如玉的手伸向我跨下，轻轻的揉着我的阴部，本来还剧痛无比，被她这样一揉竟然无比舒服，我忍不住哼了一声，yj 也不听话地硬了起来。她看在眼里，笑着说：“哟，看你的家伙，竟然到这个关口还能示威啊。咯咯……”说着竟然绷起手指，在我的 yj 上狠狠的弹了一下，我“嗷”的一声，说来也怪，yj 竟然更硬了，她笑得更邪了：“咯咯，再过两个小时它就怕硬不起来。”我惊叫了一声：“啊，要阉两个小时。”她一撇小嘴，说：“那是当然了，你不知道阉一个人是多费神的事啊，不然我怎么一定要你求才肯阉你啊。”我心里暗骂：假慈悲，在你那高跟鞋的折磨下想不求你行吗。她又说：“其实被阉是一种很幸福的事，特别是被象我这样美女 YG，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你就偷着乐吧。”我又暗骂：貌似天仙，心如蛇蝎。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她见我说话，又伸出手来，用锋利的指甲刮我的 yn，同时用另一只手轻轻地不轻不重地捏我的 GW，一边说：“怎么，不情愿吧，一会我动手时你就会体会到那销魂的滋味了。”我的 yj 在她的抚弄下越来越硬，象在爆裂了一样。她抚弄了一会，放开手，说：“你等一会，我去拿刀来。”我唔了一声，她转身出去了，回来时带了一个药箱，她打开药箱，从里面拿出针管，绷带，止血镊子，剃刀和一把看上去很锋利的手术刀。又把我拖进一间暗室，暗室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上面垫着一块塑料布，她把我拖到床上，又转身去打了一盆清水，拿来一个盘子和一块香皂，把工具都放在盘子里，把暗室的门反锁上，冲我笑道：“你放心好啦，我阉你的时候不会让别人看到的，你别害羞。”然后又抚弄了一会我的 GW，娇声说道：“要开始了哦，你现再有没有那种希望我阉了你呢。”我竟然不知不觉的点了点头，说真的，我到现再真的有点希望她阉了我了。5 b# g#) { " e ? ; T

她笑了笑，然后把香皂沾了点水，在我的银部上擦了起来，等到上面都是香皂泡泡时，从盘子里拿出剃刀，将我的银毛一片片剃干净，然后又用香皂水反复清洗。再用清水冲并擦干。现在我的银茎银囊都很干净了，然后她伸出手，把住我的银茎，上下套弄着，一边温柔地问我：“舒服吗？”我一边舒服的哼着一边点头，说真的，我真希望我这一辈子都这样被她 YG 下去，看着我呼吸渐渐急促起来，已经快到***了，她放开手，我一下子失落了下来，她看着我的表情，诡异地笑道：“喜欢我的手吗？”我说：“喜欢”，“那你现再情愿我用这双手阉你了吗？”我又点点头，她拿来一个枕头垫在我头下，这样我就能看到我的整个银部了，此刻我有银茎和银囊周围的毛已经全部剃光光了，银

茎在她刚才的抚弄下正怒放着，龟头马眼处挂着一滴亮晶晶的液体。她柔声说道：“现再我可开始动手了啊”然后伸手指在盘子里把那把锋利的手术刀拿了起来，左手三只手指捏着我的银囊，轻轻提起，就要下刀了。我连忙叫道：“等等！”她停下手，问我：“后悔了？”我连忙大声叫道：“不！，现再一点都不会悔，只是我昨天听你讲你不是一边和男人***一边阉掉的吗？”她唔了一声，问道：“你想我这样阉你？”我点点头，她笑道：“小色鬼，昨天已经让你爽了四次了，今天临刑时还念念不望要再来一次，好吧，我应了你”。说完她脱下衣服，直到一丝不挂地站在我面前，我不由得看呆了，说实在的，她的玉体真的是太令人着迷了，我竟然一时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她那美丽的玉体，只是感觉她身上一点瑕疵都没有，纤纤细腰，平滑的腹肌，修长大腿，丰满的***，全都是一健康白色，洁白洁白，我不由得一时看呆了，她一切看在眼里：“行了小色鬼，看你那副模样，好象要吃了我的样子，这样好了吧？”我一收神，忙道：“好了好了，哎~~等等。”“又干什么？别想鬼主意哦。”我看她刚才穿在脚上踢我 GW 的高跟鞋不知什么时候换下了，换成一双拖鞋，我说道：“求你把刚才穿着踢我的高跟鞋再穿上好吗？”她笑了笑：“怎么，卵子又痒了，想我再踢几脚是不是？”我忙说：“别介，我可受不起，不过我很喜欢看你那纤美的玉脚穿上那双冷酷的高跟鞋的样子，我想你穿上那双鞋之后我一定会达到更***的。”她说：“好吧，你就是麻烦。”然后起身去拿高跟鞋了，不一会，她回来了，脚上正穿着那双令人窒息的高跟鞋，对我说道：“这下满意了吧？”我忙点点头，她抬起腿，反跨在我身上，扶起我的银茎，对着她那迷人幽谷，然后她慢慢扭动的丰满的***，一点一点将我的银茎吞掉，我的银茎较一般人长，再加上她刚才的挑逗，和她美丽胴体的引诱，更加怒放了，她扭动了半天，竟然还有小半截露在外面，只见她银牙一咬，小腿肌肉一收缩，兹的一声，将我的银茎完全吞了下去，她尖声浪叫了一下，娇声吁吁的说：“哎呀我的好宝贝，你顶得我舒服哦~~~~嗯啊~~~~嗯~~~~啊”她和男人***次数并不多，银道竟紧十分紧，开始我觉得银茎有点痛，慢慢的也配合她一起达到***，她背对着我坐在我小腹上一坐的吞吐着我的银茎，代替着我银茎的抽动，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从她头部摆动的次数和小腿肌肉收缩次数来看，她竟然比我先达到***，此时的她就象一团火，一团由美丽女神化成的火，一点一点燃烧着我的精髓，我也很快达到***了，突然我感到银部一股热乎乎液体流了下来，她先泄了，我也紧跟着把持不住精关，跟着一泄千里了.....，她泄完后仰身躺在我身上，柔柔的发丝扑了我一脸，麻麻痒痒的，好半天，她站起身，随手扯下一团纸巾，擦干净她银部流出的银，又替我擦我的银茎和银囊上她留下来的***，突然她象想起了什么：“哎呀，刚才只顾着快活了，竟然忘记阉你了。”可不是，我的银囊还好好的挂在银茎下面，里面 GW 一颗一少。我这时已经完全放松了，说道：“我们再来一次，再来在***时把我阉掉吧”，她看了看我的银茎，此刻又有点蠢蠢欲动了，她娇笑道：“好小子，能力不小啊，昨天晚上 4 次，今天又来一次，竟然还不服，好吧，这次一定要阉掉你。”一边说一边用手握住一颗 GW，我的 GW 较大，她一只手握一个还嫌不够，又腾出另一只手，抓起另一颗 GW，轻轻柔捏着，片刻，我的银茎又涨硬如初了，和上次一样，她反身坐在我身上，把我的银茎塞进她的银道，由于刚才做过一次，她的银道这次没那么紧了，她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说：“这次我可要真的阉你了，你要打起精神来。到***时记得叫我。”我嗯了一声，她又开始上下慢慢抽动，这次比上次要挺得久些，但是她就没了那本事了，老早就娇喘吁吁，没到半个钟头就再一次泄了，我还只刚刚达到***，她死命的挺着身子，上下抽动，又过了 10 来分，我终于在她的努力下一泄千里了，她却早已累得不成型，娇喘吁吁，软软的伏在我身上，好久才起身站起来，我提醒她：“你又忘了阉我了。”她娇庸无力地捶了我一粉拳：“人家都累死了，还哪有力气阉你啊。”说罢又伏在我身上，我也感觉有点累，闭目休息了一会，然后对她说：“再来一次，这次你一定行。”她气咻咻地看着我：“光我一个人卖力，你在那坐享其成，人家累得一点力都没有了，还哪有力气阉你。算了，就这样阉掉吧”，说着拿起手术刀提起我的 GW 就准备割下去，我叹了口气：“唉，算了，就这样割吧。”她又气呼呼的把刀放下，说：“好象你很不满意的样子，好，就再来一次，这一次再不阉掉你我就再也不阉你了。”我说：“好啊！你把我腰上的绳子解开，这样你坐在上边我在下边动，就能节省你的体力了。”她点点头：“也只能这样了。”然后解开我腰上的绳子，再看看我那疲软的***，说：“这个怎么办？”我说：“看你喽，以你的能力，我相信你行滴。”她笑了笑，然后玉手扶住我的银茎，另一只手温柔的揉着 GW，慢慢的有反应了，可惜经过这一番折腾，已经达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她努力忙了半天，还是不行，她失望的放开手，叹了口气，说：“看来你得休息一个晚上，明天再阉吧。”说着转身去墙边拿毛巾擦汗，随着她高跟鞋敲击地面“哒哒”声，我银茎竟然越来越硬，我扭头看着她那穿着高跟鞋的脚，穿上高跟鞋再衬着那洁白如玉的脚背，走起来哒哒的脆

响，声声敲击着我的心房，取来毛巾后她转过身来，看我正出神的望着她的脚，邪笑道：“怎么，还没受够我这双鞋啊，要不我再踢两下？”我脱口道：“我看这样行！”她一愣，问道：“怎样行啊？”我说：“你再用你那高跟鞋踢我 GW 两下，象刚开始踢我那样，不过要轻点，我受不了你大脚开，开始不就是那样把我的***引诱硬的吗？”她坏坏的笑道：“想不到你还有这爱好啊，竟然喜欢女人用高跟鞋踢 GW。”我窘道：“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也说不清楚.....”她娇声说：“好吧，不管怎样试试吧”然后站在床上，用脚轻轻的碰了我的 GW 一下，冷冷的鞋尖轻轻碰在我的银囊上，说也奇怪，我的银茎马上有了反应。她咯咯笑道：“真的哦，这么快就有反应了。”边说边收起腿，对着我的 GW 踢了一脚，我 GW 在银囊里跳动着，虽然她用力较轻，但也疼得我够呛，但银茎反而更硬了，她看在眼里，流露出一丝兴奋，嘴里却叫道：“求我阉了你！”我本能的回答：“求姐姐阉了我。”银茎更加硬了，她又对着 GW 踢了一脚，我嚎叫了一声：“求姐姐阉了我。”她蹲下来，捏着我的银茎，吃惊的张大了嘴巴：“真的硬了耶，没想到这招也管用。”我银茎经过她长时间蹂躏，有一丝刺痛，这样反而更加兴奋了，她看着我怒涨的银茎，她笑道：“这次你可别耍什么花样了，这次我一定要阉掉你。”一边说一边拿起盘子里的手术刀，反身坐在我身上，将我的银茎塞在她小穴里，一手扯着我的银囊，又道：“这次你没机会了，等你到了***时我就慢慢切开你的银囊，你在射出第一股精的时候，我就会把你的 GW 挤出来，然后再用手指掐断茎索，再让你的小弟弟硬不起来了。咯咯.....”，我不管她怎么说，腰部使劲往上挺，银茎在她的小穴里来回抽动，她也不闲着，一只手揉捏我的 GW，另一只手拿着手术刀，冰凉的刀背紧贴在我的银囊上，我受到刺激，更加兴奋了，努力抽动着她小穴里怒涨的银茎，二十几分过去了，她有点支持不住了，香汗淋漓，娇喘吁吁道：“啊~~~嗯~啊~~~我亲亲的宝贝~~快射啊，射进姐姐的嗯~~啊~~蜜穴里~”看来她又快到***了，说话都语无伦次了，又过了十几分钟，她眼看就挺不住了，娇躯剧烈的抖动着，尖叫道：“嗯~~啊，哦~~~宝贝~~~我忍不住了，到***了~~嗯啊~~~，哦~~”我也在她的浪叫下兴奋到了极点，正在做努力的冲刺，眼看就把持不住精关了，她又尖叫道：“嗯~啊~~~，我忍不住了，要泄了，哦~~嗯~~啊~~我要下刀了~~嗯~~~你慢点动，小心割破大腿~~~哦~~~”我感到银囊上一丝刺痛，知道她已经开始动手阉我了，更加兴奋，猛的冲刺了几下，一泄千里了.....。

好久才回过神来，只见她又仰面躺在我胸膛上，呼吸急促，我轻轻叼起她一丝柔发，轻轻吸吮着，好久她才起身来，手上的手术刀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了，她低头凝视着我的脸，喃喃自语道：“我自封为男人的克星，没想到被你这个混蛋给克了，唉，竟然三次都没阉成你，本来我可以不阉你的了，但是我又是不服气。”说着慢慢站起身，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手术刀，轻轻地咬着嘴唇，愣愣地看着我，我再看我的银部，右侧银囊处只是被划了一条小口子，正在慢慢往外渗血，两颗 GW 竟然还好好的呆在里面，我内心一阵莫名的冲动，竟脱口道：“求求姐姐阉了我，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你就这样阉了我吧。”她看看我的银囊，又看看刚才掉在地上已经把刀口磕崩了的手术刀，叹了口气道：“手术刀也摔坏了，还怎么阉啊。”我又出主意道：“银囊都切开一个小口了，你刚好可以用你那锋利的指甲来撕开啊。”她柔声道：“哟，亏你想得出，你不怕疼吗？”我低声下气的说道：“只要姐姐不生气，疼点又有什么关系。”她开心的笑了，说道：“好吧，我就满足你吧。”说着把手术刀放在一边，伸手揉捏了一会 GW，伸开纤纤玉指，将食指***刀口里，勾了两下，我疼得呲牙裂嘴，她看在眼里，心疼的说道：“很疼吗，要不不阉算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我忍着痛摇摇头，她见状叹了一口气，又把另一个只手的食指伸进刀口，两手分开向两边慢慢撕，拇指那锋利的指甲沿着刀口轻轻划着，刀口随着她的指甲慢慢裂开，一点一点扩大，我忍着撕心裂肺的疼痛，一边看着自己的银囊一点一点被撕开，心里竟然有种说不出的兴奋，不一会，我右侧银囊已经被撕开一个很大的口子了，她停下手，柔声对我说道：“忍着点疼啊，我要挤 GW 了。”我用力点点头，她眼里竟然闪过一种不舍的光芒，随即消失了，然后两手握住银囊，慢慢地往外挤右侧的 GW，那种疼痛简直是不能忍受的，如果你经受过一次，保证不想在活着之前再经受第二次，眼看着 GW 在挤压下突地一下跳了出来，后边连着一根茎索，她看了看我，慢慢说道：“我好想和你再做，现手都软了，舍不得下手啊。”我疼得死的心都有了，哪还有心情回答她啊，她见我咬着牙不做声，又叹了口气，拉起那颗被挤出来的 GW，在手上轻轻的揉着，我心里话：“天啊，这不是成心在了我的命吗，GW 本来就脆弱，在卵袋里有保护的让你这样的揉还舒服点，但挤出来了还哪经得起你这么揉捏啊。”只是我感觉越来越疼，嘴巴都张不开了，苦于不能发声，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这样折磨我的 GW。她就这样揉捏了好久，低声说：“我要把它取下来了，你忍着点”我拼命的咬着牙，点点

头，她拉直了茎索，用指甲掐住，拇指指甲在茎索上来回刮了几下，然后又用两手在茎索上刮过的地方捏住，慢慢的拧着茎索，我一阵绞痛，头都快昏了，她就这样拧了几下，茎索断了，那颗 GW 落在她的掌心，我松了口气，现再虽然疼，但比刚才好多了，虽然一动还是揪心的疼，但不动疼就没那么厉害了。她擦干净手上的血迹，斜着眼看着我，柔声说道：“我好累哦，剩下那颗 GW 等下我休息过来再阉掉”1 E9 M6 P6 { A3 L* M* K. ^

我一惊，天啊，这样疼得我死去活来，才只阉掉一颗 GW，下一个又没刀，要全部用手撕开，那不是要了我的命了，看着我脸上惊惧的表情，她坏坏的笑了笑，过了好一会，她伸手在盘子里拿起那把摔钝了的手术刀，说：“要阉另一个 GW 了，要是疼的话就大声叫，不然会憋坏的。”然后又坏坏地说：“其实我让你大声叫并不是心疼你，是因为我喜欢听男人在我手下惨叫声。”然后不理我惊恐的表情，提起左侧的 GW，用刀慢慢的划开银囊，阵阵刺痛传来，我终于忍不住哼出了声，纯刀割肉，那味道绝对不是人受的，她看着我，坏坏的笑道：“现再后悔了吧，不过晚了哦，你大声叫啊，叫得越惨我阉得越慢，你也就越能体会那消魂的滋味。”眼看着银囊被慢慢割开，最后她停下手，看了看刀口，然后把刀放在盘子里，柔声说：“忍住哦，我要挤 GW 了，你刚才都体会过，很疼的哦。”然后就做势要下手，我终于忍不住了，呻吟道：“这个可不可以不阉了？”她惊讶的看着我，说道：“你已经被阉掉一个 GW 了，还留这个做什么？”我嘶哑着声音说：“我实在受不了疼啊，刚才我都快昏过去了，求你了，这个不要阉了，我受不了了”她迟疑了一下，说道：“好快的，一会就阉好了，疼一下就没事了。”然后又要动手，我嘶哑着声音求道：“不要啊，我真的受不了了，你如果一定要阉下这个 GW，就先一刀把我杀了，然后再阉吧。”她终于开心的笑了：“我也只是吓唬一下你，说真的，我舍不得阉你呢，看你刚才那副坚决的样子，我只好用最疼的手法拿下你那颗 GW，让你疼得受不了，然后再休息一会，让你心里有充分的时间感受恐惧，再用钝刀割，让你心凉了才会求我不阉你这颗 GW，咯咯，有效果了”我这个气啊，心里话：你不想阉我就直说嘛，害我无端受这些痛苦。她好象看穿了我的心思，又缓缓说道：“我是让你受够了这些痛苦后不敢欺负我，如果以后你还不老实的话，那可是你自找的哦。”我苦笑道：“我怎敢啊！”她不再说别的了，打开药箱，拿出缝针，将割开的刀口消了毒，再用缝针缝合好，她的手法很熟练，一会就缝好了，然后又打上绷带，解开我身上绳索，扶我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圈，然后又扶我走出暗室，让我在床上躺好，替我盖上被子。柔声说：“我去给你弄点吃的，你不要乱动哦。”然后径直出去了..... ' a* P; D# ?- O+ U/ c

现在月蓉已经是我的老婆了，在那次 YG 风波后我伤好了就和她在当地成了亲，这在当时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后来我们搬到一个没人认识的乡村，在这里定居了下来，现再她还经常要胁我，说我不听话就阉我，我可真怕了，后来她又说，等她帮我生了孩子再阉我，我讽她傻，只有一个蛋怎么才能生孩子吧，她又笑我痴，说一个蛋和两个蛋没什么区别的，不信你去看医学书，又说一个蛋土叫法叫独头蒜，更猛，最近她都受不了我的狂轰乱炸了。说实在的，我虽然被老婆割掉了一个 GW，性功能竟然丝毫未减，相反比以前更强了，只是她比较爱惜我的身体，做的时候最多连着做两次，我要是再耍赖她就要胁着要把我另一个蛋蛋也摘下来。我当然也很顺她意了，只要她高兴，我比吃了蜜还甜。不过偶而她也有不顺心的时候，这不，前天我在邻居家里喝酒，贪了几杯，回家晚了点，她就不高兴了，把我吊起来，穿上那只令人窒息的高跟鞋，要我蛋上踢了好几脚，现再还隐隐做痛呢，当时还怒气冲冲的找出以前阉我的刀具，说好久没阉人了，手有点生，要拿我练练刀，我当然知道她是吓唬我的，不过我也装着涕泪交流，死缠硬求，终于说得她破涕为笑了。她真的好久没阉人了，自从和我结婚后她就不再做阉猪的生意，那把剃刀和那把手术刀都隐隐生锈了，不过当时手术刀虽然摔钝了，事后她又仔细的磨的锋利，好好收藏起来，看来不知道哪天真的会把她全阉掉哦。 l"); ?8 u1 x+ U0 x

写到这里就可以收笔了，我那美丽可人狠辣的老婆早就拿好绳套了在东屋里等我了，今天早上起床晚了点，她说晚上要好好修理我，看来我又要被捆起来接受“折磨”了，这不，她腰里还别着皮鞭呢，说是“折磨”，其实也是一种***的方式。她就喜欢把我脱得光光的捆起来，然后她骑在我身上一边和我***一边用皮鞭轻轻的抽我。不过我很放心，她打的时候可很轻的，打完身后上连红印迹都不会留下，在她这种“折磨”下***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啊，我更希望她更猛烈的折磨我，但她总是舍不得下狠手，天知道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当然我是受过她很多次的“折磨”了，好了，收笔了，老婆又在催了 @! L(B& l- Q, q0 A2 J